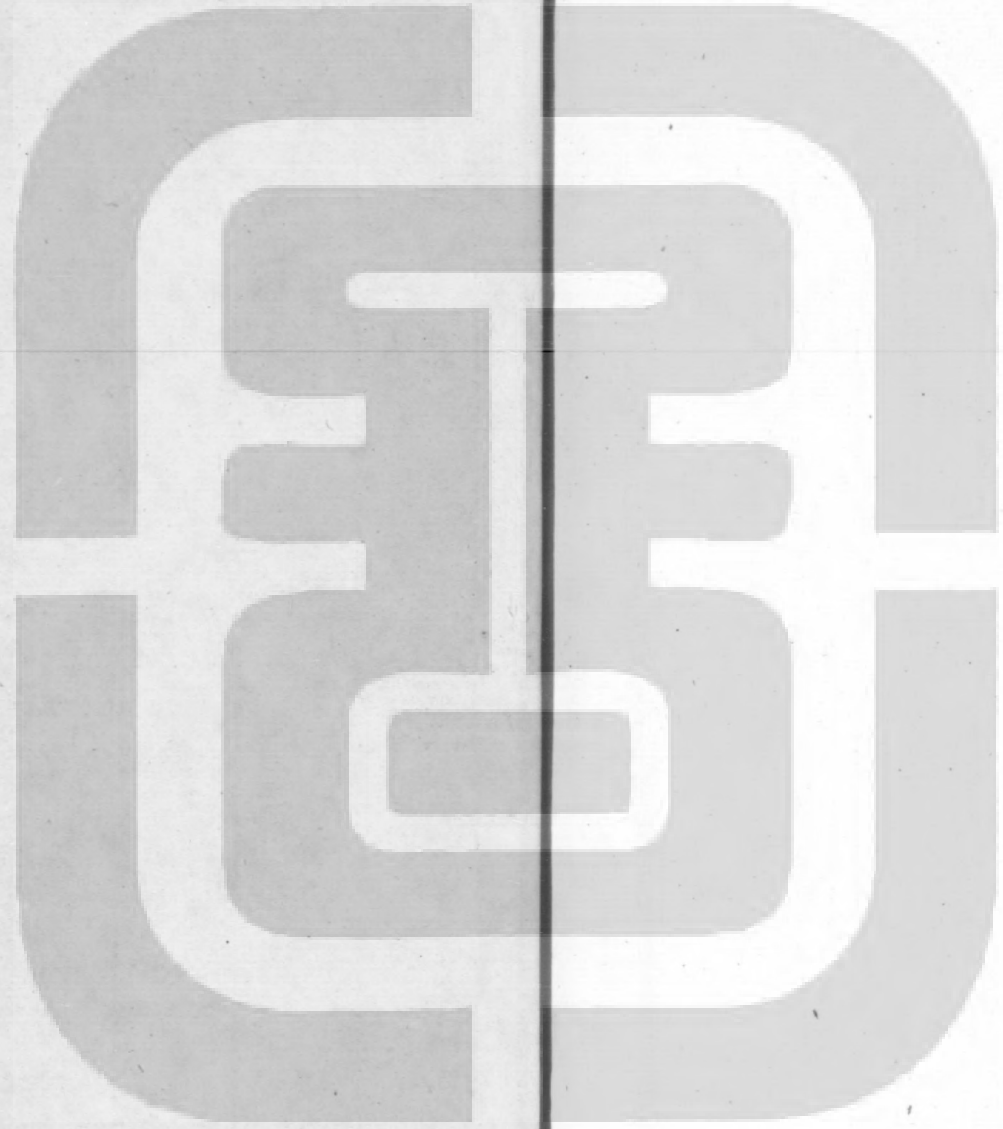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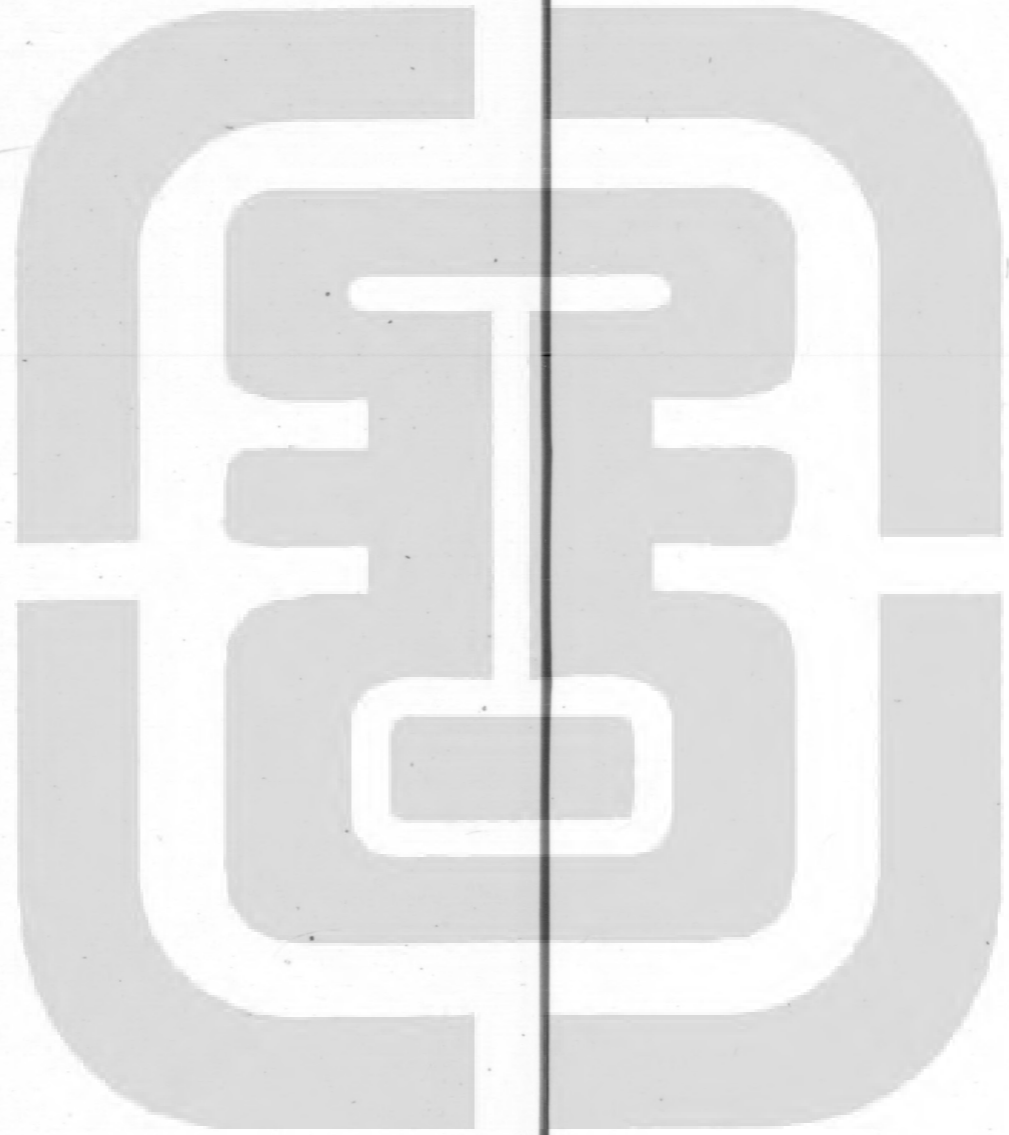




儀禮疏

卷十九至二十一卷





儀禮疏卷第十九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聘禮第八 鄭同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

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

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 釋曰鄭云大問曰聘者

則此篇發首所論是也云久無事者案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

謂盟會之屬若有事事上相見故鄭據久無事而言云小聘使大夫者

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也周禮曰者大行人文鄭彼注

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

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

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之然歲相問殷相聘聘義所云比年小聘三

年大聘是也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

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

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

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

儀禮疏卷第十九

云入竟張壇孤卿建壇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必見侯伯之卿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 聘禮至圖事 注圖謀至東面釋曰自此盡官具論聘人及用幣之事云謀聘故及可使者謀聘者爲久無事須聘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若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者也言及可使者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即經云遂命使者是也其摠三事皆須謀者也言謀事者必因朝者欲取對衆共詢之意云其位君南面已下知面位然者此儀禮之內見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案燕禮大射皆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公降階南面揖之是以知正朝面位然也若夫子三朝射人見射朝司士見正朝不見燕朝以諸侯正朝與燕朝同明天子燕朝亦與正朝同也 遂命使者 注遂猶至使卿 釋曰云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者謂謀其人人亦在謀事之中故云因命即上注

可使者是也云聘使卿者以其經云及竟張壇周禮司常云孤卿建壇故知使卿也若然使者自在謀內審知所聘之國遠近何以下記云使者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多少但所謀之時經云出聘不言其國使者不得審知故更問之是以左氏吳公子季札遂聘齊晉衛鄭之等下文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是亦有歷聘之事也 使者至首辭 注辭以不敏 釋曰云辭以不敏者鄭取孝經曾子曰參不敏之辭爲義也 君不許乃退注退反至必進 釋曰知受命者必進者以其云退故知進乃有退法是受命前進近君也 既圖至如之 注既已至於介 釋曰既謀事乃命介在謀後別命之謀使者是難謀後命介是易也 宰命至不辭注宰上至受也 釋曰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是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司空兼秋官是以左氏杜泄云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故禮記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命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是其諸侯并六

卿爲三諸侯以司徒爲冢宰義與此同宰上卿貳君事諸侯謂司徒爲
宰者也云士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爲
介諸侯之司馬亦然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衆介也云不辭者是其副
使之賤者故不敢辭 宰書幣 注書聘至之用 釋曰宰即上命司
馬兼官者也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謂聘鄰國享君及夫人問卿之
等幣周禮司儀云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鄭
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是也云宰又掌制國之用者案
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以使之書幣也 命宰夫官具
注宰夫至宜齋 釋曰所命者冢宰司徒命之以宰夫屬司徒周禮宰
夫掌百官府之徵令故命諸官云官具者謂使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
幣幣在官之府其司非一故言衆官幣謂享幣及問大夫問卿摠具之
及所宜齋者謂行道所用多少皆是 及期夕幣 注及猶至聘也
釋曰自此盡受書以行論陳幣付使者之事云夕幣先行之日夕知者
下云厥明釋幣于禰是行日明此夕是先行之日夕也云視之者正
謂賓及衆介視之故下云使者朝服帥衆介夕注云視其事是也 管

人至門外 注管猶至作敷 釋曰云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者案
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云爲帷
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
或在地展陳于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摠
言之也云幕以承幣者即下文官陳幣是也云寢門外朝也者謂路門
外即正朝之處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則館人與宗人共掌之若
賓客則宗人掌之也 官陳至其前 注奉所至無則 釋曰云官陳
幣者即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於地官陳幣於其上云奉所奉以致
命謂束帛及玄纁也者所奉謂後享時奉入以致命故知是以下文享
時所致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人鄭不言璧琮者璧琮不
陳厥明乃授之也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主用皮謂有
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
馬也記云皮馬相間可也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也云馬入則在幕南
者以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也是馬在幕南故下展幣時云馬則
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也知皮馬皆乘者案下賓覲時云總乘馬又云

禮玉束帛乘皮是皆乘也 吏者至東上 注既受至幕南 釋曰云
既受行同位者對未受命行已前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是以記云使者
既受行曰朝同位鄭注云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其
左少退別其處臣也是也知在幕南者幣在幕上使者須視幣故在幕
南也 卿大至北上 注大夫至使者 釋曰此謂處者大夫常北面
今與卿同西面故云辟使者 注入告至而告 釋曰朝在路門外故
知入路門至路寢而告君以其在路寢聽政處故也 史讀書展幣
注展猶至之也 釋曰知史幕東西面者以其君南面使者北面故知
幕東西面讀之可知是以鄭云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知賈人撫幣者
以其賈人主幣行者故知賈人撫幣受之其幣謂官具之者非直所奉
而已若然賈人當在幕西東面撫之亦欲使君與賓俱見之也 注史
展至北面 釋曰云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者以其宰在幕東西面史
居前西面讀書展幣展幣訖明迴還授宰宰以書授使者云其受授皆
北面者當宰以書授使者之時宰來至使者之東北面授使者使者北
面授介三者皆北面向君故也 公揖入 釋曰以展幣授使者訖禮

畢故入於寢也 官載至于朝 注待旦行也 釋曰此云官謂官人
從賓行者與前官陳幣者異必知行者以下文入竟又展之又有司展
羣幣以告注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是也云待旦行者下文厥明釋
幣遂行是也 上介視載者 注監其至乃出 釋曰經直云上介視
載者注云監其安處之畢乃出不言餘人出則上文舍於朝不出待旦
則行以其須守幣故也 所受書以行 注為當復展 釋曰書謂前
宰授使者此書將行為當復展故也 厥明至于禰 注告為至如祭
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與上介將行告禰之事云朝服者卿大夫朝
服祭故還服朝服告也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莫于禰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諸侯出
告羣廟案彼下文又云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禰遂奉以出是天子與諸侯同告羣廟之事云大夫告禰而已者大夫
三廟降天子不得並告故直告禰而已若父在則告祖知者下記云賜
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云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
父卒則祭禰以此言之明初行時父在釋幣於祖廟可知案昭元年楚

公子圍聘於鄭云布几筵於莊共之廟而來服氏云莊謂楚莊王圍之
祖共王圍之父是大夫並告羣廟者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古者
大夫得因聘而娶故傳云且娶於公孫段氏是也云凡釋幣設洗盥如
祭者案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爲制則告無牲直用幣而已
但執幣須絜當有洗而盥手其設洗如祭祀之時亦洗當東榮南北以
堂深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必知無祭事者下文還時云乃至子禰筵几
于室薦脯醢觴酒陳鄭云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是其差也 有司
至再拜 注更云至行也 釋曰云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者上云
賓至此更云主人是廟中之稱故特牲少牢皆稱主人對聘稱賓也
釋幣至下出 注祝釋至八尺 釋曰知祝釋幣者案曾子問君薨而
世子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命無哭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奠幣
於殯東則知此亦大祝釋之可知也云凡物十曰束者案昏禮玄纁束
則每卷二丈自餘行禮云束者每卷一丈八尺爲制幣帛錦十卷者皆
名束至於脯十脰亦曰束故云凡物十曰束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
居二者言率皆如是也玄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也云朝貢禮云純

四尺制丈八尺者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
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志答云古積畫誤爲四
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
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 注少頃至於神
釋曰案士虞禮無尸者出戶而聽若食間此無祭事故云有侯於神也
又釋幣於行 注告將至禮乎 釋曰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
者此謂平道路之神云古人名未聞者謂古人教人行道路者其人
名字未聞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祀行是也言此者欲見大
夫雖三祀有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至於出城又有軼祭
祭山川之神喻無險難也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見祭法文云
喪禮有毀宗躡行出于大門者檀弓文案彼云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
足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躬道也下文周柩入毀宗雖不云躡行亦
有行可知所毀者毀廟門西而云躡行明行神在廟門西矣不云埋幣
可知者承上宗廟埋之此亦埋可知云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
餘禮乎者鄭以行神無正文雖約檀弓猶引漢法爲况乎者猶疑之矣

若然城外祭山川之神有較壇此禮行神亦當有較環是月令冬祭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 遂受命注賓須至復入 釋曰下云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是其賓須介來乃受命也云自是出不復入者自釋幣於門不復更入若然則待介於門矣 上介至門外 注俟待至北上 釋曰自此盡歛壇為使者與介向君朝受命即行之事知待於門外東面北上者上云賓釋幣訖不復入明介待賓於大門外賓出則向君也言東面北上者依賓客門外之位 使者至于朝 注旌旌至為膳 釋曰云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者人見張旌則知是孤卿為使之事是表識其事也云周禮曰者司常文云至於朝門者凡平諸侯三門臯應路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臣皆朝列位乃使卿進使者使者乃入至朝即此朝門者臯門外矣知北面東上者還依展幣之位也 君朝服至使者 注進之至使已 釋曰此還依展幣之位知大夫與卿同西面避賓下文使者還亦同展幣北面東上位 賈人至授宰 注賈人至作瑤 釋曰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謂若王制云庶人之在官府史胥徒之類以知物

賈故名賈云其或拜則奠于其上者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纁上是也但纁有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為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為纁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下文執玉其有籍者則裼鄭亦為之纁若韋版為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纁屈纁之事若絢組為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案向來所注皆以韋版纁籍解之者鄭意以承玉及繫玉二者所據雖異所用相將又同名為纁是以和合解之故以韋版為之者以解絢組之纁也 宰執至使者 注屈纁至之義 釋曰云自公左贊幣之義者禮記少儀云詔辭自右贊幣自左取地道尊右之法是贊幣之義故於公左也 使者至受命 注同面至其左釋曰知宰就使者北面者以經言同面不見使者進文使者既先北面故知就使者北面並面授之既授與使者即言受命明知則出命矣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者據此宰由其右授使者使者受由其左又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及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

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覲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牽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若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 既述至上介 注述命至失誤 釋曰上文授玉訖君出命命辭雖不知何語要知使者既受命使者又重述君命爲述命述命者重失誤 上介至不從 注賈人至北面 釋曰云衆介不從者以上介送圭向外與賈人反來故衆介不從以待之云賈人將行者知者經言授賈人使受之則是行人主掌此玉故知將行者對上云賈人出玉者是留者也知在門外北面者以其使者在門外時皆北面此賈人不入明依本北面可知受享至如初 注享獻至覲聘 釋曰此經中三事上經已受聘君圭此經受享君束帛加璧又受聘夫人璋又受享夫人琮案上文夕幣時云官陳幣皮比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鄭注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則知所陳且陳束帛及玄纁不陳璧琮是以此經受璧而連言束帛玄纁者以其時束帛加璧於其上玄纁加琮於其上以相配之物故兼言束帛玄纁若然璧琮右受者以其璧琮與圭璋同類

尊之故也云帛今之璧色繒者周禮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注亦然又案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即幣帛禮天之璧用蒼色則幣帛之色亦蒼色是璧色繒於漢時云璧色繒者亦因周法則此束帛亦與璧色同以其相配但未知正用何色耳云聘用璋取其半圭知半曰璋者案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以上向下差之以兩圭半四圭圭璧半兩圭璋邸射又半圭璧是半圭曰璋也云圭璋時達瑞也者聘義云圭璋特達德也鄭云特達謂以朝聘也言瑞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以下皆是瑞故尚書云班瑞於羣后言特達者不加束帛也云璧琮有加往德也者謂加於束帛之上言往德者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也謂以束帛加璧致厚往爲主君有德故以玉致之君子於玉比德故言往德也往德義出於彼鄭言此者欲見朝置享用玉之意也周禮曰玉人文云琢圭璋璧琮以覲聘者欲見此篇聘實不用君之所執圭璋以其公則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臣出聘圭璋璧琮則琢之而已無此桓信躬穀蒲之文又所執皆

降其君一等故引之為證也 遂行舍於郊 注於此至於家 釋曰
言遂行者受命則行不留停故云遂行言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者上
文云賓朝服告禰及遂朝君受命至此衣服未改鄭注云吉時道路深
衣則此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故云於此所脫舍衣服乃即道也引曲
禮者見受君命及君言言別有告請之事遂行舍於郊則彼云不宿于
家也 斂殯 注此行至藏也 釋曰云此行道耳未有事也者案下
文云及竟張殯是有事也故此自郊已後未有事斂藏也 若過至奠
幣 注至竟至當由 釋曰自此盡執策於其後論過他國竟假道之
事云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者案左氏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不
假道於晉為晉所敗是其不假道直徑過夫子之師行過無假道以其
天子以天下為家所在如主人故也天子微弱則有之是以周語定王
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
諸侯相聘同是也 下大夫至受幣 注言遂至命也 釋曰云言遂
者明受其幣非為許故也者幣本為行禮非為求許若許受幣當云出
許受幣不須言遂今不以許道受幣云遂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此幣不

生

得命遂受之故云遂也 餼之至有餼 注凡賜至秣馬 釋曰此謂
主國所致禮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言凡者摠解諸文案此下經云
主國使卿歸饗餼五牢云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陳于門西鄭注云餼
生也牛羊右牽之豕東之是牲生曰餼上介及士亦皆牲生為餼論語
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
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為
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為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饗餼鄭云腥曰餼以其
對牽是活故以餼為腥又不為牲生者鄭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也餼猶
稟也給也者於賓為稟稟受也於主人為給給賓客也云以其禮者尊
卑有常差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經不言上介知與賓同大牢者
若上介與羣介同當為介皆少牢是以下文大夫餼賓云上賓上介皆
大牢米八筐眾介皆少牢米六筐是上介與賓同之義也云米皆百筥
以下盡二十車皆約下文君使卿致饗餼禮若然上介與賓同大牢依
大夫餼賓禮米不依大夫餼賓與上介米八筐而依君致饗餼者以此
經有芻禾大夫餼賓禮無芻禾故還依主國歸饗餼之禮也案下歸饗

籩上賓上介米陳于門內衆介米百筥設於門外鄭不言者略而不辨之也云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者禮大夫籩賓禮使老牽牛以致之上介亦如之不依此依歸饗籩者以其彼此皆是國君禮唯牽以行道之間不依歸饗籩之法致之用束帛宜與歸饗籩同也云羣介則牽羊焉者致禮於士無用束帛之法但歸籩則用大牢禮盛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此衆介皆少牢當與大夫籩賓少牢亦牽羊以致之同也無正文故言則也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亦與下歸饗籩同也若然大牢則上介與上賓同芻禾不同者以經上賓云唯芻禾言唯著異明上介無也但下文設殮時大夫之禮未視死牢而已此籩賓用生牢不用死牢得有禾者此過國致禮異於常禮故生致而有芻禾也以芻薪倍禾故禾十車芻二十車也 誓于至其後 注此使至示罰 釋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止而誓言今在士帥沒其竟之後言之者此文因上設彼國禮法訖乃更却本而言之不謂此士帥沒竟後是以鄭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言賓南面專威信者此聘禮雖非軍事亦是梱外之事使專威信故南面若君然也知史於衆介之前北

面讀書者以經言衆介北面則言史讀書明亦北面與衆介同北面又賓南面復對之故也云君行師從已下定四年召陵之會祝佗辭引之者此聘使有旅從恐暴掠也 未入竟壹肄 注謂於至失誤 釋曰自此盡私事論雖未至主國預習聘享威儀之事此與下文為目所習之禮事在下云謂於所聘之國者鄭解未入境境謂所聘之國境未入也 為壇至無宮 注壇土至垣也 釋曰案覲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壇土為之無城又無尺數象之而已云帷其北宜有所向依者雖不立主人賓介習禮宜有所向故帷其北也云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者不壇土為宮是畫外垣垣牆壇土為外牆土今則不畫宮也 朝服至執也 注不立至而已 釋曰云不立至人主人尊也者主人則主國君受聘享者不立臣作君故云主人尊也 介皆至西上 注入門至作豫 釋曰此所習之禮不習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禮者以其於外威儀少而易行故略之但習入廟聘享揖讓升降布幣授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之位也云入門左之位者案下文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右北面西上是也 習享士執庭實

注士士至之節釋曰享時庭實旅百獻國所有非止於皮知所執是皮者以其金龜竹箭之等皆列之於地不執之所執者唯有皮而已是以下聘時實升致命授玉之時執皮者張之以見文是以特言執也是以云皮有攝張之節 習夫至私事 注公事致命者也 釋曰云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者以其行聘君訖則行聘大人行享君訖即行享夫人還君受之一如受君禮故云亦如之也云習公事者謂君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鄭云公事致命者是以下文行君聘享及夫人聘享訖擯出請賓告事畢鄭注云公事畢又問卿時云卿大夫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鄭注云致其君之命皆公事致命者也私事者謂私覲於君私面於卿大夫故下文賓覲入門右注云私事自闈右是又問卿訖賓西面如覲幣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注云見私事賓雖敵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是也若然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君禮不謂非公事 及竟張旌誓 注及至至維之 釋曰自此盡入境斂旌論賓至主國之境謁關人見威儀之事云張旌明事在此國者以其行道斂旌及境張旌明所聘之事在此國故張旌以表其事也是以鄭云

明事在此國也云張旌使人維之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大夫杠五刃齋於較較崇八尺人又長八尺人維得手及之者蓋以物接之乃得維持之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但太常十二旒人有六則一人維持二旒鄭云維之以縷用線維之大夫無文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或二人維持之 乃謁關人 注謁告至異言 釋曰古者境上為開者王城土門則亦通十二辰辰有二門一關諸侯未知幾關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云關譏異言案王制云關幾而不征注亦云幾幾異服異言二注皆無正文案周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同鄭以出入不物幾之則不物中含此異服異言云衣服視占不與眾同則是異也但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但司關為都摠主十二關居在國都每關下士二人者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為之告王故司關職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是也 關人至幾人 注欲知至之具 釋曰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者不敢輕問尊者故問從者云欲知聘問者問得從者即知

使者是大聘亦知使者是小聘知者以君行師從一州之民鄉行旅從一黨之人若大夫小聘當一族之人百人也且謂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賓客入竟當於廬宿市設少曰委多曰積是為行道之具也 以介對 注以所至二等 釋曰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者上問從者幾人當為鄉行旅從對今不云而以介與受命者對是謙也聘禮上公之使七介至二介皆禮記聘義文而云聘禮者聘義亦得言聘禮也云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貴之者隨國大小節級與之介以副使者是貴之也引周禮者欲見貴之纔下其君二等而已也鄭注周禮二等謂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 君使至入竟 注請猶至道之 釋曰君得關人告即知為聘來使士迎之故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是也而云使士請事君子不必人故知而猶問也云遂以入竟者若然向來賓之問猶停關外君使士請訖乃導以入竟 入竟斂旌乃展 注復校至始入 釋曰自此盡賈人之館論三度展幣之事云重其事者亦恐有脫漏失錯故云重其事不可輕也斂旌變於始入者上及竟張旌注云事在此國也此則入竟後乃斂斂之者謂若初出至郊斂旌鄭云行道耳

未有事也此亦及竟示有事於此國張之始入張之去國遠更是行道未有一事故鄭云變於始入始入時示有事於此國今是行道去之故云變於始入也 布幕至拭圭 注拭清至開櫝 釋曰賓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異於前誓時示威信也知賈人側幕者以其幕所陳皆賈人所主此圭雖不陳亦宜側近於幕以開圭也知賈人坐者下文聘時於廟門外賈人開圭坐授上介故知此亦坐 遂執展之 注持之而立告在 釋曰此經告訖下文乃云上介北面視之則此所告者告賓云在上介乃視之 上介至復位 注言退至違位 釋曰鄭言此者見經直有退文不見其進故云則視圭進也違位之言出於曲禮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鄭云禮以變為虧今此進違位亦是虧也 退圭注圭璋尊不陳之 釋曰尊不陳對下文拭璧加于左皮上陳之為卑故也上不言璋直言圭下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而并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 陳皮至之退 注會合至北首 釋曰璧言合諸幣者享時當合故今亦合而陳之故小行人云合六幣六幣亦是所享之物故也 展夫至于賓 注展夫至之類 釋曰知面位如此者其賈

北面在幕南上介亦北面明賈人既拭夫人聘璋享琮訖乃迴身南面告上介上介於是還東面告賓可知也云所謂放而文之類者所謂禮器文案禮器云有放而文也注云謂若天子服日月以至黼黻是天子衣放象日月以下而器文今夫人聘享展訖但上介不視至於賈人南面告上介上介東面告賓放象君禮而為文變是其類也 有司至以告 注羣幣至自告 釋曰云羣幣私覲及大夫者上展君及夫人幣訖此言有司展群幣故知是私覲及大夫者私覲者行君夫人聘享訖賓以私禮已物見主君云大夫者亦謂賓以已物面主國之卿必知私覲之幣是賓介自將已物者以經記上下唯有君及夫人聘享及問大夫聘之幣付使者之文不見有付賓介私覲之幣又案下文賓將還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使下文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還至本國陳幣于朝云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注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禮於君者不陳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至於賓反命訖君使宰賜使者及介幣以此言之欲國所報私覲之幣還與賓介明知私覲

是賓介私齋行可知世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皆供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覲若然彼使者謂天子使卿大夫存規省問諸侯之事使者得之行私覲私覲之馬校人供之與諸侯禮異也 及郊至如初 注郊遠至半之 釋曰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者周禮大司徒云制其畿方千里遠周禮而言其自躬已上亦畿方千里商頌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夏亦千里王制云天子縣內方千里鄭據夏時禹貢方千里曰甸服據唐虞畿內是也云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為遠郊若公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已下至子男差之可知云近郊各半之者亦約周天子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亦無正文尚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都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若然天子近郊半遠郊則諸侯近郊各半遠郊可知也 及館至如初 注館舍至疾也 釋曰案周禮遺人職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畿內道路皆有候館鄭云遠郊之內有候館者據此候館在遠郊之內指而言之不謂於此獨有也以行道之間停息故云小休止沐浴

又得展幣也云展幣不于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己者就焉便疾也者若并在賓館則事煩不疾者展幣於賈人之館其賓館受勞問是以就賈人之館展幣便疾也案大行人諸侯朝天子上三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孤不問一勞諸侯自相朝無過如朝天子遣臣相聘無過一勞此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乃遠郊之內得有此勞問己者謂同姓舅甥之國而加恩厚者別有遠郊之內問勞也 賓至至帛勞 注請行至朝服 釋曰自此盡遂以賓入論主君使大夫及卿行請勞之事入近郊張旌者示將有事以自表也知皆朝服者以卿勞禮重尚朝服明以外士大夫輕者朝服可知也故舉後以明前也 上介至再拜 注出謂至彌錄 釋曰云入北面告賓也者此時賓當在賓館阼階西面故上介北面告賓也云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祿者道皆有廬宿市來之舍前出請士大夫請行亦當出請入告於此始言之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是先卑後尊今復見此言故云賓彌尊事彌祿也 勞者不荅拜 注凡為至其禮 釋曰言凡者非直此卿為君勞賓不敢當其禮不荅拜聘賓亦初入大門

主君拜賓辟不荅拜也如此之類皆然故云凡以該之至後賓勞者與之荅拜為已故也 賓揖至門內 注不受至於堂 釋曰知公之臣受勞於堂者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是公之臣受勞於堂之事 勞者至致命 注東面鄉賓 釋曰賓在館如主人當入明西面故勞者東面向之也 賓北至者出注北面至降拜 釋曰云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云少退象降拜者下文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面再拜稽首是此象之也若然此行尊卑禮訝受法歸饗餼時上北面受幣此在庭亦當北面訝受幣勞者南面可知也 授老幣 注老賓之臣 釋曰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 出迎勞者 注欲償之 釋曰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償此言償者欲見賓以禮禮使者故云欲償之 勞者至皮設 注設於至皮也 釋曰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今以償勞者在庭故設於門內也云皮麋鹿皮者鄭於下注云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者以無正文知用麋鹿皮者案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法用虎豹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法用麋鹿皮故齊

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一隅也 賓用至勞者
注言儻至為賓 釋曰云言儻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
者凡言儻者謂報於賓今以質館故賓若主人故云儻勞者即以勞者
為賓故也 勞者至首受 注稽首尊國賓 釋曰周禮大祝辨九拜
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頓首頭叩地平敵相於法三曰空首
首至手君答臣下拜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
也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下賓亦稽首送
者以是為君使故亦稽首以報之也 注受送至階上 釋曰知受送
拜皆北面象階上者此經面位無文案歸籩饋賓儻大夫時賓楹間北
面授幣大夫西面受此賓亦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若然云受
送拜皆北面者誤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也 勞者至再拜
注揖皮至而出 釋曰知東面揖執皮者以其執皮者在門內當門勞
者在執皮之西故知東面揖皮可知揖之若親受之又執皮者是賓之
使者執皮者得揖從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是以公食大夫禮云賓三
飯公侑食以束帛庭實設乘皮賓受幣賓出揖庭實出鄭云揖執皮者

從

若親受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則此後者亦訝受可知也

儀禮疏卷第十九

儀禮疏卷第二十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 公彥 等撰

簋

夫人至有蓋 注竹簋至方耳 釋曰自此盡以賓入論夫人勞賓之

事夫人勞使下大夫者降于君故不使卿凡其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

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皆者寒具若

籩人先鄭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實以冬食故謂之

寒具皆圓此方者方圓不同為異也案玉人云案十有二棗栗十有二

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有玉案

并有竹簋以盛棗栗故彼引此為證此諸侯夫人勞卿大夫故無案直

有竹簋以盛棗栗 其實至以進 注兼猶至執栗 釋曰云兼猶兩

者謂一人執兩事知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者見下文云賓受棗大夫二

手授栗則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明知右手執棗可知

必用右手執棗先度之者鄭注士虞禮云棗美故用右手執棗也 注

受授至之也 釋曰初兩手俱用既受棗不共授栗游暇一手不惰也

今右手執棗訖即共授栗不游手為謹慎也 儻之至賓入 注出以

請俟

鄭

至不拜 釋曰云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導之者儻下大夫如前有束錦則此大夫亦受得束錦經言遂以賓入明知有辭請導之雖無文鄭以意言之大夫在西明出時授束錦與已從者乃得因東面釋請導之辭也云然則賓送不拜者以其云遂以賓入即從之明賓送不拜謂若公食大夫使人戒賓不拜送遂從之其類也案上君使士請遂以賓入鄭云因導之鄭不言賓送不拜者士請事空手無幣賓亦不儻請導賓賓從入無再拜送之理故鄭不言賓送不拜此大夫勞儻與卿同有拜送之理故云賓送不拜也覲禮大夫勞侯氏侯氏即從大夫入拜送大夫天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至于至侯矣 釋曰自此盡侯間論賓初至主君請行聘禮賓又諸侯間之事云至于朝者鄭云賓至外門者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亦謂大門外為外朝也云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下大夫即夫人勞賓導賓入者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案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與云且使即安不即言欲受之者彼天子以諸侯為臣故使且安此鄰國聘賓不臣人之臣故言不敢稽賓也云遷主所在曰桃者此摠解天子諸侯

稱桃也云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桃者案周禮大宗伯序宮守桃職云奄八人鄭注云遠廟曰桃又守桃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鄭注云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桃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云奄八人廟有一奄周立七廟通姜嫄廟為八故奄八人祭法鄭注云桃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不毀之也云遷主所藏曰桃天子有二桃以藏遷主諸侯無二桃遷主藏于大祖廟故此名大祖廟為桃也云既拊者少儀云埽席前曰拊拊者埽除之名云諸侯五廟王制與祭法文云則桃始祖是亦廟也言桃者桃尊而廟親侍賓客者上尊者下文迎賓於大門揖入及廟門受賓聘享皆在廟此云先君之桃明下云廟是大祖廟可知是以前於大祖廟受聘享尊之若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此鄭義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祖為二桃非鄭義也 賓曰侯間 注賓之至聞命 釋曰此鄭以意解之上文以意解主君不欲稽留於賓此經解賓意不欲奄卒主人故云侯間必知有齊戒沐浴者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沐浴彼謂臣見已君入廟必須齊戒沐浴此有齊戒沐浴可知也云未敢聞

命者謂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之命不敢聞之也 大夫至致館注致至至之也 釋曰自此盡送再拜論主君遣卿致館之事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者案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償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償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覲禮不稱致無禮故也案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云三辭拜受拜受謂拜受幣又云致館亦如之鄭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亦是有幣可知又云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是五等相待致館同有幣矣天子待諸侯無幣則其臣來無幣可知據此文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司儀諸侯之臣相為國客亦皆有幣與此同若諸侯遣大夫小聘曰問下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外不郊勞注云記賤於大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覲也雖不言不致館略之耳亦不致也又諸臣朝覲天子天子無禮以致猶償尊王使又五等自相朝主國皆有禮皆有償故司儀云賓繼主君

饗

侯 草

皆如主國之禮鄭玄謂繼主君者償主君也償之者主君郊勞致館 饗饋還圭贈郊送之時也此等皆主君親致館又云致館亦如之亦如郊勞時亦有償矣以此言諸臣致者皆有償也若諸侯遣卿大夫聘王國有用幣致館無償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償耳是也 賓迎至再拜 注卿不至禮也 釋曰云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但文略耳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言卿致命者亦東面致君命也云卿不償設殮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下直云宰夫朝服設殮不言致則此卿致館兼致殮矣致館有束帛致殮空以辭致君命氣束帛者案下記云殮不致鄭注云不以束帛致命重次饌殮具輕若然卿以空拜致殮既即退不待宰夫設畢也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云非大禮也者對下聘日致饗鄭云急歸大禮也若然此侯伯之卿禮其公之臣亦以幣帛致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不言致殮者君於聘大夫不致殮也聘禮曰殮不致賓不拜是也其子男之臣不致可知又案司儀云君親致館至於致殮如致積之禮鄭注

云俱使大夫禮同也以此言之致館致殮似別人者但致積在道致殮在館所致別人若致館與致殮同時致館者兼致殮無嫌也言俱使大夫者言積與殮同使大夫決君不親之義何妨致館與致殮一人也其臣致殮無幣其五等諸侯致殮則有幣案司儀諸侯相於致殮如致積致積有幣如致殮亦有幣也 宰夫朝服設殮 注食不至謂是 釋曰云食不備禮曰殮者對饗餼也生與腥飪俱有餘物又多此殮唯有腥飪而無生餘物又少故云不備禮也引詩傳者案詩云彼君子兮不素殮兮毛云熟食曰殮鄭云謂如魚殮之殮則詩殮與傳魚殮同是直食魚與飯為殮彼少牢小禮中不備此則兩大牢大禮中不備不備是同故引證一邊不備其實禮有異也春秋傳曰方食魚殮者案宣六年經書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傳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靈公使膳宰以熊膳不熟公殺之盾入諫公見盾再拜盾拜稽首歸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門不見人闚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子之儉也吾不

忍殺子也雖然吾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是魚殮之事 飪一至鼎七 汪中庭至曰陪 釋曰云中庭之饌也者對下文是堂上及門外之饌也云象春秋也者腥之言生象春物生飪熟也象秋物有成熟故云象春秋也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云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者如其死牢故掌客云諸侯之禮饗餼九牢七牢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凡介行人皆有殮饗餼此則如介禮也是殮之死牢與饗餼死牢實與殮陳同亦於東階西階也云羞鼎則陪鼎也知是一物者此云羞鼎下饗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云腳臠臠是也 堂上至夾六 注八六至饗餼 釋曰堂上與西夾所陳六八非一知六八是豆者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鄭云凡饌以豆為本無妨六八之內兼有餘饌故鄭言蓋鉞之等也凡鄭所云皆約饗餼故云亦如饗餼也鄭必約與陳饗餼同者以其陳鼎饗餼同故知餘亦同也 門外至十車 注禾稔至門西 釋曰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皆十車者案掌客云上公之禮殮五牢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車米

死生牢十車車乘有五簋車禾視死牢牢十車侯伯飡四牢饗餼七牢其死牢如飡之陳牽三牢子男飡三牢饗餼五牢其死牢如飡之陳牽二牢皆米視生牢牢十車禾視死牢牢十車是其義也云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知然者見下歸饗餼五牢饗三牢餼二牢饗三牢死牢也門外米禾皆三十車與死三牢同不取餼二牢生之數故知義然也云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者此亦約下歸饗餼知之上皆云陳如饗餼此不云如饗餼者至下經與薪芻并云凡此之陳亦如饗餼是也 上介至倍禾 注西鼎至鮮腊 釋曰六者與賓西夾數同但言堂無西夾無矣云西鼎七無鮮魚鮮腊者此亦約饗餼時賓餼鼎數故下文賓腥鼎七無鮮魚鮮腊此亦鼎七故知無鮮魚鮮腊也衆介皆少牢 注亦餼至無簋 釋曰知亦餼者依上介知然知鼎五者以賓九上介之衆介當五降殺以兩又約少牢五鼎此亦少牢故知亦五鼎也知鼎實有羊豕魚腊與腸胃者以上介無鮮魚鮮腊此又無牛故後羊豕以下數之得五案少牢有膚此無者生人食與祭異故至藻朔月少牢五俎亦云羊豕魚腊腸胃不數膚也案上注皆不言新至

常 揖

尚熟於此言之者上文賓與上介皆言餼一牢在西下歸饗餼亦言餼一牢在西此衆介直言少牢不言餼下文歸饗餼亦直言餼一牢無餼恐衆介殮饗前後皆無餼故特言之新至尚熟對後無饗直有餼不尚熟也必知少牢是餼者承上介一牢餼知此亦餼云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簋知數如此者以賓與上介降殺以兩故然也知無簋者以賓簋有二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梁非歲凶大夫食梁梁大夫當食大夫禮多與賓同簋盛稻梁則上介亦二簋與賓同士非直不合食梁差降亦無簋也厥明至于館 注此訝至皮弁 釋曰自此盡每曲禮論將行聘禮王君迎賓向廟之事云此訝下大夫也者案周禮有掌訝中士八人爲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案下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又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天子諸侯雖有掌訝之官朝聘之賓不使掌訝爲訝以尊卑節級爲訝故云此訝下大夫也 言以君命迎者凡舉事皆以承君命故知迎賓待君命也云亦皮弁者下文君及賓皮弁明此大夫亦皮弁服也 賓皮至于次 注服皮至爲之 釋曰云服皮弁者朝聘

王相尊劬也者周禮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各服冕服廟中將幣三享觀禮亦云侯氏裨冕在廟觀天子此諸侯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入天子廟得申其上服入已廟不可以冕服又不可服常朝之服故服天子之朝服諸侯以為視朔之服在廟待朝聘之賓是相尊劬故也知此皮弁是諸侯視朔服者以其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者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以賓位在西故知也乃陳幣注有司至而侯釋曰有司入于王國廟門外者案下文行聘時幣在王國廟門外知在此也知有幕者以言陳幣如展幣明亦布幕陳幣也云圭璋買人執纘而侯者案下文云賈人東面坐啓纘取圭鄭注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侯於此言之就有其事也是也卿為至請事注擯謂至無擯釋曰此擯陳在王國大門外王君之擯與賓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云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者從門向南陳為繼而出云王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者案周禮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之禮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今以諸侯待聘賓用天子

待已之擯數者以諸侯自相待無文鄭以意解之但天子尊得分辨諸侯尊卑以待之諸侯卑降天子不敢分辨前人故據已國大小而為擯數且春秋又有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又有卿出並聘之事則小國有朝大國法無大國下朝小國之禮若相聘問大小皆得若然待其臣據此文與待君等天子待諸侯之臣亦宜與君同也又案周禮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覲禮嗇夫為末擯若待子男三人足矣若侯伯少一人待士公少二人一人二人皆以士充數也引聘義者案彼鄭注實謂正自相當故設擯介通情乃相見是劬之至引之者證須擯介之意也云既知其所為來之事者在道已遣士請事大夫問行郊勞致館之等是足知來事矣云復請之者賓來當與王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者亦解所以立擯介通情及進相見之義也云於是時賓出次直闈西北面者案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此謂朝君又云賓入不中門此謂聘賓云不中門則此闈西北面者若然聘賓入門還依作介入時同亦拂闈也云上擯在闈東闈外西面者王位在東故賓在闈西上擯在闈東以擯位並門東西面故上

擯亦西面向君也云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依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所下者介與賓主之間是以步數與介數亦降二等也云此旅擯耳者案司儀云三問旅擯鄭云旅陳陳擯介不傳辭故鄭此云不傳命也若然上注下注皆引聘義云介紹而傳命者若交擯傳命則是賓介傳命此旅擯傳命者直是賓來至末介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繼則交擯旅擯同唯傳命不傳辭有異矣是以司儀云及將幣交擯鄭注亦引聘義介紹而傳命爲證以其皆是相連繼於位也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此謂賓直闌西北面主君在門內南面列位時云西北東南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云各自次序而下者賓之介或十或五或三從南向北次序上次下至末介主人之擯或五或四或三從北擯向南上次下至末擯也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云上擯之請事進曲揖賓俱前者謂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遙揖賓使前右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

上擯至末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云止揖而請事者二人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爲來之事云還入告于公者賓對訖上擯入告公公乃有命納賓也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者此引聘義文自此以下論天子諸侯交擯法云紹者亦謂使介相紹繼以傳命傳命即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此交擯謂在大門外初末迎賓時案曲禮注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秋冬受摯受享皆無迎法無迎法則無此交擯之義若春夏受摯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則迎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注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是正朝無迎法若然覲禮無迎法此云朝覲彼言覲者覲雖無迎法饗食則有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故連覲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者雖言各鄉本受命非一時之事先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上擯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末介向末擯邊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前

發主君傳而向故云亦如之如此三迴為交擯三辭此則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交擯三辭者也諸侯伯子男相為賓如諸公之儀其交擯則同也云此三丈六尺者此則却計前云相去三丈六尺云門容二徹參个者冬官匠人云天子五門匠人直計應門直舉應門則臯庫雉亦同云二徹參个者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一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 注公不至皆禘 釋曰云降于待其君也者案司儀諸公相為賓公皮弁交擯車迎拜辱出大門此於門內是降於待其君也云從大夫摠無所別也者春秋之義卿稱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是摠無別也云於是賓主人皆禘者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禘又云執龜玉襲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人皆襲此時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禘也 賓入門左 注由賓至相君 釋曰知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者約下文入廟行聘享時衆介入廟隨賓入門左相北面西上少退不敢與賓齊也知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者亦約衆介統於賓北面西上明擯者北面東上亦襲朝君揖位亦

北面東上而知之也知上擯進相君者鄉黨云君召使擯鄭云有賓客使迎之彼據初迎賓時至於入門之後每事皆上擯相君也 公再拜 注南面拜迎 釋曰知君南面者經雖不見君面位主君尊於外國臣猶南面故郊特牲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故知君南面也注不敢當其禮 釋曰云不敢當其禮者以卿奉君命使不敢賓辟當相酬亢之禮故不答拜直逡遁而已 公揖至曲揖 注每門至之擯 釋曰諸侯三門臯應路則應門為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閣門亦有二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是以司儀亦云每門止一相亦據閣門而言也云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以賓主不敵是以玉藻云於異國之君稱外臣其故知聘賓後於主國君也言凡者非直聘享向祖廟若饗食向禰廟燕禮向路寢皆當後於主君故言凡以

廣之云介及擯者隨之並前而鴈行者言並上擯與上介並次擯與次介並未擯與末介並各自鴈行於後也云既入則或左或右者東行賓介於左君擯於右也云相去如初者初謂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也王藻曰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鄭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闌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訟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闌鄭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經謂聘客鄭君并引朝君欲見卿大夫聘來還與從君為介時入門同故并引之也云君入門介拂闌又云門中門之正又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若然聊為一闌言之君最近闌亦拂之而過上介則隨君而行拂闌而過所以與君同行者臣自為一列主君既出迎賓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闌之內賓於西闌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闌之外上擯於東闌之外皆拂闌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闌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是得君入中門之正上擯上介俱得拂闌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又云賓入不中門者此謂聘賓大聘大夫故鄭卿大夫並言入門之時還依與君為介來入相似賓入還拂闌故上注賓自闌西擬入時

拂闌西故也云門中門之正也者謂兩闌之間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者士以大夫為尊大夫以上介為尊上介以君為尊也云賓之介猶主人之擯者欲見擯介鴈行不別也 及廟至中庭 注公揖至俟之 釋曰自此盡公禘降立論行聘之事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者曲禮云請入為席彼卿大夫士禮是以鄭注云雖君亦然省內事即請入為席之類也云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言得君行一臣行二者案下文三揖言之初揖注云將曲揖謂在內雷之間住主君先立無過近於內雷間若然去門既近去階又遠也以此不得君行一臣行二下文受玉于東楹之間彼得為君行一臣行二矣下文又云公外二等賓升君皆七等君升二等賓升一等已上仍有五階亦不得為君行一臣行二與此同欲見君行近臣行遠之義皆據大判而言不可細分之矣言於禮可者以其尊者宜逸卑者宜勞故言於禮可也云公迎賓於大門口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者上初命拜迎賓于館之時卿大夫士固在朝矣及賓來大門外陳介之時主君之擯亦在大門外之位君在大門內時其卿大夫不以無事亂有事當於廟中在位矣必知義

然當見行事之時公授宰玉又云士受皮又云宰夫授公几皆是於外無事在廟始有事更不見此官等命入廟之文明君未入廟時此官已在位而俟食大夫以其官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 賓立接西塾 注接猶至於士釋曰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爾雅釋宮文云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者對在大門外時未與主君交禮直使擯傳命故去門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此將與君交禮故近門也云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上文入竟展幣時布幕賓西面介北面東上統於賓今凡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北面西上統於賓也云上擯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者案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更不見上擯別入之文明隨公入可知也知門東有士者案公食云上立于門東北面西上鄭云統於門者非其正位也故知此亦然以擯者是卿又相君故知進士在士前也 几筵至請命 注有几至彫几 釋曰云有几筵者其廟受宜依神也者此對不在廟受不几筵故下云聘迎喪入竟則也不郊勞不几筵注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一

聘不几筵注云記賤於聘是以記云唯大聘有几筵觀禮不云几筵文不具也又案曲禮注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諸侯無此法四時皆在於廟亦無四時朝覲之別名同皆曰朝也云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此對公食宰夫設筵加席几而後迎賓彼食禮與此異也知在扆前者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王位依前南鄉設筵几觀禮亦云依前諸侯亦然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但天子以屏風設於扆諸侯無屏風為異席亦不同也云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者上入竟士諸事近郊下大夫請行皆是謙問不敢以必來之已國不正言之至此事益至言則信矣故正問之而言請命是其事至言信矣云周禮至彫几者周禮司几筵文彼諸侯祭祀席三重上更有加莞筵紛純不引之者文略可知引之者證此所設者設常祭祀之席也 賈人至上介 注賈人至繫也 釋曰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者上云賓入次乃陳幣在門外不言者彼賈人未有事今此有事故就此言面位以此東面明初亦東面矣故舉此明前東面也云授圭不起賤不與為禮也者以賈人是庶人

在官者故云賤不與爲禮爲禮當起而授也云不言褻襲者賤不褻也者若不賤以垂纁當褻以賤故不褻也云纁有組繫也知有組者下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朱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 上介至授賓 注上介至則襲 釋曰上介褻於賈人處垂纁受得圭而不襲者鄭云以盛禮不在於已故也以賓執圭外堂致命爲盛禮在已者也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上介本位北面故北面受圭賓東面故上介西面授賓引曲禮者彼記人據此絢組尺爲纁藉不據韋皮衣木板畫以五采之纁藉也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褻據此賈人垂纁以授上介上介不襲受之時也云其無藉者則襲者據此上介屈纁以授賓賓襲受之時也記人直記褻襲之義不論盛禮在已之意故各舉一邊而言也 賓襲執圭 注執圭至襲也 釋曰云執圭盛禮者玉藻云執玉龜襲注重寶瑞也若然云盛禮者以其圭瑞以行禮故爲盛禮也云又盡飾爲其相蔽也者玉藻又云君在則褻盡飾也注云臣於君所今聘賓於主君亦是臣於君所合褻以盡飾今既執圭以瑞爲敬若又盡飾而褻則掩蔽玉之敬故不得褻也云服之

襲也充美也者彼注云充猶覆也是故尸襲者爲尸尊故去飾也不褻云執玉龜襲也者彼注云重寶瑞也以龜玉爲寶瑞若褻則盡飾爲蔽敬故引之證不褻也 擯者至辭玉 注擯者至尊讓 釋曰知擯是上擯者案上相禮者皆上擯故知此亦據上擯云圭贄之重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君之所執又云以禽作六贄臣之所執摠而言之皆是贄故左氏傳云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但君之所執爲贄之重者也云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致尊讓鄉飲酒義文彼爲賓主三辭三讓是致尊讓此辭玉亦是致尊讓之事故引之爲證也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彼主人無三辭者文不具亦當三辭也 納賓賓入門左 注公事自闈西 釋曰案玉藻云公事自闈西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闈東注云覲面也故鄭引之以證此入門左是聘享賓入自闈西入門左也 介皆至西上 注隨賓至無門 釋曰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欲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

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
與此同也 三揖 注君與至碑揖 釋曰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三
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既入
門至碑曲揖賓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揖主君二者皆向賓揖之再揖
訖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是以得君行一
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雷相近而揖若然何得云君行一
臣行二也 公外二等 注先賓至行二 釋曰諸侯階有七等公外
二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
而言非謂即君行一臣行二此文出齊語晏子辭擯者退中庭 注鄉
公至相也 釋曰上文公揖入立不中庭今公與賓升堂云擯者退中
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 公左還北鄉 注當拜
釋曰言左還北鄉者公外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迴身北面乃
拜故云當拜 擯者進 注進阼至拜也 釋曰知阼階西者以其擯
者在中庭公立處直言進則進至阼階西不得更向阼階前亦不可更
進西階故知進阼階西釋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 公當楣再拜 注

司客

拜既至賜也 釋曰拜既之語言文出聘義彼云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
是也 賓三退負序 注三退至授之 釋曰案上文賓入門公再拜
賓辟不答拜又下文云賓訝受几於筵前公一拜送賓以几辟皆言辟
此不言辟故決之也案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登拜客
三辟授幣注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者彼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
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故也 公側至之間 注側猶至行二 釋
曰云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案大射云公卒射小臣正贊襲是其贊
為之也云凡襲於隱者案士喪禮小斂主人袒于戶內襲于序東喪禮
遽於事尚襲於序東況吉事乎明知襲於隱者也云公序坫之間可也
者士喪襲于序東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為坫鄭以
意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坫北可也無正文故云可也云中堂南北之
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者凡廟之室堂皆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
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一架謂之楣則楣北有二架楣南有一架今於
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卒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
乃入堂深尊賓事故也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兩楹之間

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
公側授宰玉 注使藏至序端 釋曰鄭知授於序端者凡公授受皆
於序端是以下云公升側受凡于序端故知此亦授于序端也 裼降
立 注裼者至作賜 釋曰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者案玉藻云君衣
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
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
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若
然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
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綌綌之上則
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袷袷
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言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
見裼衣也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奄之故玉藻云襲充美是
也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劭非盛禮者以見美爲劭禮尚相變也者
玉藻云執龜玉襲是禮之盛者充美爲劭玉藻又云君在則裼盡飾也
是非盛禮者以見美爲劭據此二者是禮尚有相變也引玉藻者證禮

不盛者以裼見美也又曰麤裘青紵褻絞衣以裼之引論語素衣麤裘
又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鄭并引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
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麤裘但君則麤裘還用麤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麤
裘則青紵褻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故鄉
黨云素衣麤裘彼一篇是孔子行事鄭兼見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
同用素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麤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
則用絞衣爲裼是以鄭摠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言或素衣
者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唯臣用絞衣爲裼也依雜記
云朝服十五升布皮弁亦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亦同
素積以爲裳白鳥臣用白屨也云裘者爲溫表之爲褻者案月令云孟
冬天子始裘是裘爲溫云表之者則裼衣是也裼衣象裘色復與上服
色同也云凡禮裼者左者吉凶皆袒左是也是以士喪禮主人左袒檀
弓云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
袒右受刑是也知降立俟享也者下文賓行享是也

儀禮疏卷第二十一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擯者出請

注不必至有無

釋曰自此盡以束帛如享禮論享禮之

事

庭實至設也

注皮虎至可也

釋曰知皮是虎豹皮者經云毛

在內不欲文之豫見是有文之皮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

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為君行之故知

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諸侯歸已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

非其正也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者下云皮右首故

云右手執前兩足必以一手執兩足者取兩足相向得掩毛在內俱放

又得毛向外故鄭云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知入設參分庭一在南者

見昏禮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

故如此亦然但此右首彼左首者昏禮象生故與此異也云則者或以

馬也者以其皮馬相間有皮則用皮無皮則用馬故云則見其不定故

也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者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若使卿

贈如覲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故云凡也臣於君謂私覲

庭實設四皮及介用儷皮此皆有麋鹿皮故亦云凡也若然大宗伯云
孤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得用虎豹者彼所
執以為贄與庭實不同故得用虎豹也 賓入至張皮 注張者至文
也 釋曰案昏禮記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注云賓致
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此亦然下受皮以授幣為節也 公再至
右客 注自由至而出 釋曰云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者此約
下私覲時牽馬者自前西向出相類故云亦也 賓出至攝之 注象
受于賓 釋曰云坐攝之者向張皮見文今攝之者還如入時執前後
足內文也 公側至而東 注如入至生也 釋曰云公側授宰幣者
上云公側襲側猶獨也此已上側亦獨無人贊之也云如入左在前者
皮四張三人入門時先者北面在左西頭為上餘取皮向東者亦左在
前向東為次第也云皮右首者變于生也者曲禮云執禽者左首士相
見執用雉左頭奉之下大夫執鴈上大夫執羔如執雉皆左首雖死
以不可生服執之如羔鴈亦從左首象陽今此皮則右首變於生昏禮
左首昏禮取象生與此異也 若有至享禮 注有言至賓也 釋曰

東

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者言有所告即告糴之類是也請即乞
師之類是也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是也鄭據傳而言有此三事皆是
有言有言即記云有故一也云有言即有書致之故記云有故則東帛加
書以將命也云春秋臧孫辰告糴者事在莊公二十八年也云公子遂
如楚乞師者事在僖二十六年也云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事在
戊公八年也此三者皆見春秋經引之者證此有言以束帛加書之事
也云無庭實也者以經直云束帛如享禮則除束帛之外更無所有故
知無庭實也國語云臧孫辰以圭者告糴之物服注云無庭實也
又哀七年左傳云邾茅夷鴻以乘韋束帛自請救于吳求救非法故有
乘韋為庭實也 賓奉至請覲 注覲見至特來 釋曰自此盡從者
訝受馬論賓將私覲主人不許而行禮賓之事云鄉將公事者聘享是
也云是欲交其歡也者聘是公禮非是交歡此行私禮為交歡也
案郊特牲云為人臣者無外交鄭注私覲是外交也者彼謂臣為君介
而行私覲是外交若特行聘則得私覲非外交也故彼上經云大夫執
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

命聘則有私見是也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者謂因為君聘使而行私見故用束錦非特來若特來則卿用羔也若然案士相見卿初仕見已君及卿皆見以羔見他君得有羔者案尚書有三帛二生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彼見天子法從朝君而見得有羔若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見主君可知其為君聘則不得執羔見主君也故鄭云因使而見非特來案定公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瓦左傳云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亦是從君見主君法也 擯者入告出辭注客有至待之 釋曰云大禮者即上行聘享是也云未有以待之者謂主人未有以待之以禮待之即下禮賓是也故止客私覲即下文行禮賓也 宰夫徹几改筵 注宰夫至几與 釋曰云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者對上宰夫設飧今又主酒食以禮賓也云賓席東上者對前為神而西上也云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及莞席此筵上下大夫也者以公食蒲筵崔席二者是為上下大夫法又引周禮者鄭欲推出上下大夫用漆几也案司几筵云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如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

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但司几筵是天子之官几筵又是諸侯之法又鄭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是諸侯與朝聘天子法則孤卿大夫是諸侯之臣也以此言之則天子孤卿大夫几筵與諸侯之臣同可知若然公食大夫筵上下大夫禮同用蒲筵莞席與此席不同鄭注此國賓中卿大夫得與孤同者鄭欲廣國賓之義其實此國賓中唯有諸侯與孤無卿大夫也鄭必知卿大夫漆几者司几筵有五几從上向下序之天子玉几諸侯彫几孤彤几卿大夫漆几下有素几喪事所用差次然也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公出至如初 注公出至端也 釋曰云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者前聘享俱是公禮故不出迎此禮賓私禮改更其端序故公出迎也 宰夫至以進 注內拂至授君 釋曰知几自東箱來者案覲禮記云几俟于東箱又此經直云進不言升明不從下來從東箱來可知也 公東至西鄉 釋曰云中攝之者擬賓用兩手在公手外取之也 賓進至面俟 注未設至為梧 釋曰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記乃設之故也 公壹拜送 注公尊至作一 釋曰賓再拜釋首公乃壹拜當空首故注云公尊也 注不降

此禮

從

至左几 釋曰云不降以主人禮未成者案鄉飲酒義云啐酒成禮也
 於席未據誓而言則啐酒為成禮此設几主為啐酒今未啐醴故云禮
 未成也凡云賓左几者對神右几也 宰夫至面枋 注酌以至授也
 釋曰宰夫亦洗升實解者經無宰夫升降之文以理亦之者亦上授几
 時簠下而升東箱取几進以授君今亦從下升東箱酌醴進以授君故
 亦之不言宰夫升降者賤略之也云以醴自東箱來者下記云醴尊于
 東箱瓦泰一有豐是也云不面撒不訝授也者公西面向賓宰夫自東
 箱來在公傍側並授與公是也以下云公側受醴不訝受故不面撒也
 注賓壹至為貴 釋曰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今賓於上下皆再拜
 稽首獨此一拜故鄭據大古之醴質無玄酒配之故壹拜以少為貴也
 宰夫至東塾 注事未至宰夫 釋曰云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
 宰夫也者案上文擯者退中庭又云擯者進事未畢在中庭可知此下
 文亦云擯者進相幣事亦未畢而在東塾故決之若然以有宰夫主飲
 食之事宰夫所主已雖事未畢猶得負東塾以其間有事宰夫相已無
 事故也若無宰夫在中庭矣 注庭實乘馬 釋曰鄭知乘馬者下文



今

賓覲至稽首 注不請至覲也 釋曰自此盡公降立論行私覲之事云
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者云不請賓不請不辭王君不辭所以不辭者鄉
時已請覲主人辭之以禮賓故命不復請亦不辭之也云覲用束錦辟享
幣也者以上文享至君用束帛享夫人用玄纁束帛以今用束錦是辟享
幣也云總者至扣馬也者賓總八轡在前牽之二人贊者各居兩馬間各
用左右手手扣一匹故云在馬間扣馬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闈右者玉
藻云公事自闈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闈東注云覲面也此行覲禮
故引之也云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者謂由闈東介又不從文自牽馬
又不升堂入幣皆是以臣禮見也云贊者賈人之屬者既行臣禮不使
介從明贊者是賈人之屬從行者云介特覲也者主君辭賓賓入門左
則介五人隨入門西北面西上其介五人行覲禮各自特行無介從爲
特覲也 注將還至北面 釋曰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賓出之時
贊扣馬者未得出待人受馬乃得出所以然者幣可奠之於地其馬不
可散放故待人受之乃可以出故云有司受馬乃出也云凡取幣于庭
北面者言凡非一此時辭賓更出取幣後門右禮訖又取幣皆北面又

衆介奠幣擯者取亦北面故云凡以廣之也 牽馬右之入設 注庭
實至牽之 釋曰云庭實先設客禮也者對前入門右時賓奉束帛總
乘馬一時入無先後之別是臣禮今此入設下經乃云賓奉幣是先設
庭實客禮也云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者知四人者若如前贊者
二人則不得云右之既言右之四人牽一匹不須賓牽之事得申人牽
一匹賓不總牽是也引曲禮者欲見牽馬在右禮之常披效馬效羊謂
尊者之物使養之今來呈見此取一邊牽之法義不與彼同也 注以
客至從介 釋曰對入門右行臣禮不得從介也 公揖至再拜 注
公再拜至之也 釋曰臣禮見謂初入門右是以今再拜新之也知此
不爲拜至者下記云禮不升至鄭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私覲固非始
至而爲再拜明爲臣禮見新之也 賓三至負序 注反還至圭同
釋曰云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者上行聘時三退負序不言反還故決
之也 注不言至之也 釋曰此決聘享皆言公受此乃私覲故略之
不言其公受也 士受至右受 注自田至受皮 釋曰此庭實之馬
四匹在庭北面西上牽馬者亦四人各在馬西以右手執馬而立士受

馬者從東方來由馬前各適牽爲者之前還遶其後適牽馬者之東馬
西而受之牽馬者自前行而出之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者
鄉飲酒之等於西階之上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今乃受馬者不自左
而由其右受者使授馬者授說右迴其身於出時爲便故鄭注云使其
已授而去也云受馬自前變於受皮者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
右客鄭注云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從東而
來由馬前者馬是生物恐驚故由前是變於受皮也 牽馬至乃出 釋
曰四馬並北面牽馬者皆在馬西士既受馬其最西頭者便即出門不
須由馬之前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於馬前而出故云牽馬者自前西
乃出據三人而言也 賓降至君辭 注拜送至鄉之 釋曰此言賓
拜送幣者私覲已物故也前享幣不拜送者致君命非已物故也 注
君乃至於也 釋曰經上云拜送而云君辭君辭復云拜也是其君乃
辭之實由拜者於王國君故也 注此禮至明說 釋曰云此禮固多
有辭矣者謂此儀禮之內賓王之辭固多有辭矣但周公作經未有顯
著明言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食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

可

可見云未敢明說者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餘辭亦實以意量作但疑事無質未可造次明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 賓降至馬出 注

廟中宜清 釋曰云公側授宰幣不言出言馬出者以廟中宜清潔出

就既幣不言出與上皮幣同皆以東入藏之故記云賓之幣唯為出其

皆東注云馬出當就廐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是幣不出之義也

公降至請覲 注玉錦至便也 釋曰自此盡舉皮以東論上介眾介

行私覲之事云玉錦錦之文織縹者也者案聘義孔子論玉而云縹密

以栗知也是玉有密致錦之織縹似玉之密致者云禮有以少文為貴

者禮器直云有以文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無少文為貴之語但有以

為貴以文為貴明亦有以少文為貴故鄭以義而言之也 注上介

皮變於賓 釋曰賓用馬今上介用皮故云變於賓也 注贊者奠

釋曰鄭知贊者奠皮出者下云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無人

之明贊者奠即出可知 注此請至而俟 釋曰云此請受諸于上

也者對前賓此請上介亦不請眾介也知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者

上介等先立門西東面故擯西面對之云釋辭之時眾執幣重臨

請



修板

也 釋曰介初在揖位君在中庭奠皮近西故介發揖位經皮西北出三分一乃東行北向當君乃北行至君所乃授幣故云自皮西進北面授幣也 介出至受幣 注不側授介禮輕 釋曰案賓覲禮云側授宰幣此不云側授故云介禮輕宰自公左受即是側不云側者當有贊者於公受轉授宰故云介禮輕也 擯者又納士介 注納者出道入也 釋曰自此盡序從之論士介行私覲之事云納者出道入也者謂若燕禮大射小臣納卿大夫出道入之也 注終不至禮見 釋曰上介奠幣訖辭之終以客禮是士介卑奠幣出私覲即了然不敢以客禮見也 擯者至固辭 注禮請至大夫也 釋曰知固衍字當如面大夫者案下士介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知此固衍字當如士介面大夫 注擯者至告之 釋曰鄭知擯立門中闕外西面者以公在內賓在門外之西東面擯者兩處相之明居闕外西面向賓告之也 士三至幣立 注俟擯至來也 釋曰上文擯者執上幣以出賓辭之上介皆辟之乃云士三人取幣立擯者執上幣始來明士三人立俟之可知也 擯者進 注就公所也 釋曰以公在庭故擯者

自門外來進向公左授幣與宰也 注使宰至之差 釋曰云使宰夫受于士者以上文士三人取幣明此宰夫所受受於士也知受之于公左者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是以凡受幣皆於公左也云賓幣公側授宰者即上云公側授宰幣于序端是也云上介幣宰受於公左者即上云庭中宰自公左受之是也云士介幣宰夫受于士者即經文是也在公左受之是尊卑不同敬之差也 所受之雖不同及其以東其藏并是宰夫宰夫幣所主故也 擯者至事畢 注賓既至出也 釋曰自此盡不顧論事畢送賓之事云衆介逆道賓而出也者介爲首賓爲尾謂逆道也必知有逆出者上文聘訖云賓降介逆出又聘夫人私覲亦介逆出諸聘禮之等皆逆出故知此亦逆出可知也 及大至問君注鄉以至類也 釋曰云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者案上賓初入門左鄭注云由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今賓出至入門之位將北面拜君而後出故知其位亦當初入門之位此位前後皆約聘享入廟北面西上之位也云時承擯紹擯亦所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者亦約常朝入門門東北面東上之揖位上擯往來相君自是其

常引論語者彼雖非聘亦是大夫使人往來法問夫子何爲亦是問君之類故云之類也 注拜其至亦辟 釋曰案爾雅釋言恙憂也言亦者亦初迎賓入門主君拜賓辟故云亦也 公勞至不顧 注公既至顧矣 釋曰云賓不顧據上擯送賓復迴謂君云賓不顧矣故引孔子事爲證若然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來各之會令孔子爲相同也 賓請至大夫 注請問至告之 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請問大夫訖即館卿大夫勞賓介之事云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者對文大聘曰聘小聘曰問摠而言之問聘一也不得云問卿若言問近君矣故云有事于大夫也鄭云擯者反命因告之者但從朝以來行聘享行禮賓之事事已煩矣今日即請未可即行故云反命因告之告之使知而已是以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饗籩終日有事明日乃行問卿之禮也賓所請問卿宜云有事于某子故下記云幣之所及皆勞鄭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是也 賓即館 注小休息也 釋曰言休息者據此一日之間其事多矣明日行問卿暫時止息故云

者

小休息也 注以已至辭之 釋曰云以已公事未行者其聘享公事已行仍有問大夫之等公事未行故不敢見云上介以賓辭辭之者以經云賓不見明上介以賓辭辭之可知是以下言上介受明此上介辭也大夫至介受 注不言至執羔 釋曰云周禮者案周禮秋官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卿皆見以羔侯伯四積卿皆見以羔是王國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引之證王國卿見聘客不得執羔與大夫同用鴈不見朝君故也 君使至五牢 注變皮至為饋 釋曰自此盡無擯論王君使卿歸饗餼於賓介之事云變皮弁服韋弁也者案周禮春官司服玉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今行聘享之事等皆皮弁至歸饗餼則韋弁故云也云韋弁韋之弁兵服也者鄭知弁用韋者案司服注鄭引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韋之跗注又云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故知用韋也韋即赤色以赤韋為弁也云兵服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故云兵服也云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者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為異故云取相近耳云其服蓋韋布以為衣

身

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又晉卻至衣韋之跗注鄭志解此跗注以跗為幅以注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為衣及裳今此鄭云以韋布為衣而素裳全與兵服異者鄭以意量之此為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為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為韋布為衣而素裳鄭志兵服以其與皮弁同白烏故以素裳解之此言素裳又與鄭志同若然唯變其衣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殺曰饗生曰饋者周禮有內饗外饗皆掌割烹之事詩云有母之尸饗故知殺曰饗生曰饋者以其對饗是腥飪故知饋是生故下云饋二牢皆活陳之也 上介至禮辭 注朝服至尊服 釋曰鄭知義然者案下云賓皮弁迎大夫是受之用皮弁為尊服明此著覲服朝服卑於皮弁是示不受言示不受終受之也 有司入陳 注入實至其積 釋曰案上文直云致館及即館不辨廟與正客館之名案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皆是大夫士之廟下文又云揖入及廟鄭據此而言明陳之於廟也曾子問孔子云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即卿大夫士之廟一也孔子又云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云公

館若今縣官宮也彼是正客館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於正客館若使多則有在大夫廟多少不定兩言之也案大行人及掌客積與饗餼各別此注以饗餼為陳其積者對文饗餼與積別散文摠是委積故云積也 饗 注謂飪與腥 釋曰知者上摠言饗餼五牢下陳有三處據此饗下云飪一牢腥二牢下又別云飪二牢故知饗別飪腥二者也若然飪與腥共以饗目之者以其同是死列之以鼎故也 注陪鼎至用木 釋曰案公食大夫庶羞也以非正饌故在正鼎後而言加也云當內廉辟堂塗也者正鼎九雖大判繼階而言其云于階前則階東稍遠故陪鼎猶當內廉也而辟堂塗 室塗之內也云腸胃次昔以其出牛羊也鄭言此者以其膚是豕肉腸胃是腹內之物而在肉前者以其腸胃出於牛羊故在膚前列之也云 豕肉也唯燂者有膚者君子不食圉腴犬豕曰圉若然牛羊有腸胃 四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且豕則有膚豚則無膚故士喪禮豚皆 膚以其皮薄故也縱豕以四解亦無魯故既夕大遣奠少牢無膚以 豚解故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者先陳其 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

牛

碑

次者羊豕已下是也案設殮時直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直言西九東七不言次陳位殮是小禮輕之故也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者言宮必有碑者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皆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言所以識日景者周禮匠人云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者自是正東西南北此識日景唯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又云引陰陽者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一月日南至景南北最長陰盛也五月日北至景南北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云凡碑引物則識日景引陰陽皆是引物則宗廟之中是引物但廟碑又有麗牲麗繫也案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以其鬻刀以取血毛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兼為此也云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者此雖無正文以義言之葬碑取縣繩緯暫時之間

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其宮廟之碑取其妙好又須久長用石為之理
勝於木故云宮廟以石寔用木也是以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栝
楹時魯與大夫皆僭言視栝楹栝楹宮廟兩楹之柱是葬用木之驗也
腥二至二列 注有腥至賓也 釋曰云優賓者案下文士四人皆餼
大牢無腥是不優之也 堂上至醢屈 注戶室至為併 釋曰云設
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者謂其南東上醢醢醢
醢西昌本昌本西麋麋麋西菁菹菁菹北鹿麋鹿麋東葵菹葵菹東
媯醢媯醢東韭菹案周禮天官醢人朝事之豆有入韭菹醢醢昌本麋
麋菁菹鹿麋麋菹菹饋食之豆葵菹羸醢此經直云韭菹醢醢屈知
此昌本已下八豆者案公食下大夫六豆韭菹醢醢昌本麋麋菁菹鹿
麋又云上大夫八豆鄭注云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
菹媯醢以充八豆若然案朝事八豆菁菹鹿麋下仍有菹菹麋麋不取
而取饋食葵菹媯醢者案少牢正祭用韭菹醢醢葵菹媯醢朝事饋食
之豆兼用之明此賓上大夫亦兼用朝事饋食之豆以充八豆可知云
東上者變於親食賓也者案公食大夫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

設于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云屈猶錯也者猶下經
錯黍此經菹菹不自相當皆交錯陳之故云錯也 八簋至稷錯 注
黍在北 釋曰云繼者繼八豆以西陳之云八簋者此陳之次第與八
豆同故鄭云屈猶錯也八豆言屈八簋言錯者以八豆之實各別直次
第屈陳之則得相變故云屈也八簋唯有黍稷二種雖屈陳之則間雜
錯陳之使當行黍稷間錯不得並陳設亦相變故鄭下注凡饌屈錯要
相變是也 六釂至羊豕 注釂羹器也 釋曰此不言絳屈錯者絳
文自具故不言之也案此文上下絳屈錯似各別鄭此注屈猶錯士喪
禮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絳注云絳猶屈又似不別者云絳屈二者下
手陳之少異屈者句而屈陳之絳者直屈陳之不為句陳訖則相似故
注士喪禮云絳猶屈言錯者間雜而陳之與絳屈同或句屈陳而錯此
文是也或絳陳如錯公食大夫是也故公食大夫云宰夫設黍稷六簋
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是其直絳錯之
也 注凡饌至相變 釋曰凡豆及簋之數皆耦兩自相對而陳之屈
錯不相對者欲使陳設者其要各得相變不使相當其六釂絳者牛及豕

二者相變羊豕相當不相變以其大牢牛羊豕不耦故羊豕不得變也
 八壺至南陳 注壺酒至為味 釋曰鄭云蓋稻酒梁酒也者以下夫人
 歸禮醜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不得各二壺若三者各二壺則止有六
 壺與夫人歸禮同又不得各三壺若三者各三壺則九壺不合八數止有
 稻梁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為稻梁者稻梁是如相
 對之物故為稻梁也此陳饗餼堂上及東西夾簋有二十簋六上文設餼
 特與此堂上及西夾其對則簋十四簋四案掌客設殮公侯伯子男簋同
 十一公簋十侯伯簋八子男簋六又皆陳饗餼其死牢如殮之陳如何此
 中殮之簋數及饗餼之簋數皆多於君者彼是君禮自上下為差此乃臣
 禮或多或少自是一法不可以彼相亞又此中致饗餼於賓醢醢百甔米
 百筥周禮上公甔筥百二十侯伯甔百子男甔筥八十子男少於此卿
 大夫禮禮或損之而益此其類也 夾至東陳 釋曰六豆者先設非
 道其東醢醢又其東昌本南麋鸞麋 西菁菹又西鹿鸞此陳還取朝事
 之豆其六簋四鉶兩簋六壺東陳次可知義復與前同也

儀禮疏卷第二十一

